

禮

說

禮說一

襍著之一

定海黃以周

初予讀秦氏又禮通考病其吉禮之好難鄭軍禮之太阿鄭每一卷數輒有化既而誤禮書通故遂輟業弗編舊橐削存什又長沙王祭酒槩經解采入續編中語與禮書通故同皆舊化也今復重定刪又篇入四篇增什四篇皆補禮書通故所未備凡七十六篇癸巳春識

郊祀

天與帝偏言之互通對言之義各別劉子政又經通

義有文帝昊天上帝之分其說依據周禮故鄭注周禮
遵用劉說而混合之者自王肅始攷之掌次曰王大旅
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朝日祀文帝則張太次小次設
重席重案大旅上帝與文帝非一祭故別言之司服曰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文帝亦如之祀昊天上
帝與文帝非一祭故杜言之王肅欲混天帝之稱辱乎
混之不可辱遂以文帝爲文人帝矣典瑞曰四圭有邸
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祀天旅上帝
與祀地旅四望對文太舉則天與上帝非一祭猶地與
四望非一祭也天主於一故稱祀與地同上帝非一神

故稱旅與四望同旅者會祭之名也王肅欲混天與上帝之偁尊乎欲合天與上帝之祭可乎若混合之於周禮之文少別白矣繹周禮文祀天曰昊天上帝祀五氣分王之帝曰又帝兼祀又帝曰旅上帝郊祀又帝曰大旅上帝上帝卽又帝合昊天上帝爲六帝而諸經之偁上帝有專以又帝言者亦有渾以六帝言者學者當區別觀之小宗伯曰兆又帝於四郊月令篇曰太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太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太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太冬之

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又帝分王各有專祀春祭蒼帝夏祭赤帝秋祭白帝冬祭黑帝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其配以又人帝又人神也鄭君所謂靈威仰赤熛怒諸名目出於緯書人或不信而周有又天帝之祀非確然可信乎王肅之徒以又天帝爲又人帝則又人帝未出之廟其無司四時布又行者乎左氏襄七季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殷鑿而郊郊而後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月令篇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此孟春祀又帝卽祭法所謂郊稷也郊又帝曰配天者猶祭又土曰祭地與渾言之也王肅

之徒遂謂祈穀上帝是祭天之名非祀五帝其說殊謬
充人掌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此卽
郊滌帝牛之說而曰祀五帝冢宰祀五帝壽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遂戒此卽卜日用辛獻命戒官之說而亦
曰祀五帝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泄誓百官戒於百族此
卽庫門戒百官大廟戒百姓之說姓謂子姓百
姓卽百姓而亦曰
祀五帝則郊祀五帝有明證矣司服又言祀昊天及五
帝袞服大裘而冕假令五帝不配於南郊祭非夏正月
何時可服大裘乎如謂服之以察四時迎氣之五人帝
則迎春祀太皞可以服裘而迎夏迎秋其專服裘乎尙

尋曰祀又帝亦如之乎左氏桓又季傳曰龍見而雩在孟夏四月月令篇大雩帝在仲夏又月春秋書雩在七月之後爲旱而雩志其災也雩祭山川大雩上及又帝故曰大雩帝其所配之祖不詳月令篇又言大雩帝嘗此季秋祀又帝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明堂唐虞謂之天府又謂之又府府者廟也言天之又帝聚於此也明堂專祀又帝其禮甚古或謂宗祀郊祀皆爲昊天固失之矣或謂宗祀郊祀皆兼昊天及又帝亦非也鄭君謂夏雩秋饗社祀又帝其說不可易矣大司樂曰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

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此冬日至祭昊天上帝卽祭添所謂禱嘗也其對北郊言之則曰南郊記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對殷鑿郊言之則曰始郊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是也故圜丘亦有郊名而不專謂郊卽圜丘猶方澤亦有社名而不專謂社卽方澤也然則天之神有六每歲之常祭有九祀昊天上帝一祀又帝又合祀又帝曰放上帝二郊祀又帝曰大旅上帝一祀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

五帝郊

天有五行化生萬物周禮詳五帝之祀卽主五行之氣者也禮器篇云因吉土以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鄭注云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具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賜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鄭君此注最爲明確春郊祈穀之所以祀五帝者以此王肅好與鄭難而私定家語亦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與鄭注合蓋古說相傳有自肅亦不敢盡改也五帝爲五行精氣之神以其氣言謂之五精之帝可

也

鄭月令注

以其性言謂之五行之帝可也

鄭王制注

以其色言

謂之五行之帝亦可也

周禮注

以其方言謂之五行之

帝亦可也

朱子說

王肅注家語云五行之神佐天生

物者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夫靈威仰

赤熛怒諸名目經無明文但依王肅所定家語五行之

神爲五行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人帝亦安與

謂五人帝之有無五行之五帝哉亦安可以周禮之五

帝而一以五人帝當之哉宋楊復已知王肅五人帝之

失而駁之曰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有無

四時者乎其說善矣然又信天帝合一之說以難鄭

注於周禮不可通則又轉之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太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天也楊氏此語卽宋人說理氣一而二二而一之見馬端臨化通攷已知其失而駁之曰如楊氏說則^王帝乃天之別名原未嘗有所謂^王帝之神也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王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王帝之禮乎蓋^王帝爲^王行之主而在天猶^王獄爲^王行之鎮而在地也馬氏此說與鄭禮器注合是也近秦氏味經化^王禮通攷力主王肅以所鄭注謂鄭注之誤總由以天有六而天帝爲二不知帝既有^王

天亦何嘗不可有六天既有六嫌無大小夫帝亦不專不分爲二且秦氏於五帝迎氣類亦云五帝者五行之神偁六天失之僭是亦分天帝爲二矣則非此之曠曠辨鄭注者誠可不辨也而秦氏且强辨之曰昊天猶乾五帝則元亨利貞四德自知說之不可逾僭巧喻以文之當在孟子詖蔽遁窮之例

禘郊祖宗

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禘从示从帝帝天也故在釋天中宗廟之禘別取審諦之意非本義也禘爲大祭之名祖廟五季之禘對四時常祀爲大也冬至殷鑿二郊之

禘對祖宗爲大也祭滌又分郊禘爲二者冬至之禘對
殷饗郊爲夏大也禘郊在丘壇以祀天帝曰禘郊所以
別祖宗之爲廟也祖有德宗有功爲廟之不毀者曰祖
宗亦以見禘郊之不必用其姓也是以四代之祖宗皆
其所自出之先人舜受堯禪雖外戚情同父子亦不必
以非其姓嫌之而禘郊之配不必皆祖宗如舜郊饗舜
非饗後殷人禘饗殷亦非饗後周人禘饗雖舊有姜嫄
饗後之說要無明文是猶殷人禘饗無取乎後不後也
四代之禘不以其祖配之者禘以祀昊天自古昊天之
配皆有功德而爲天子者也有功德不爲天子不以配

昊天以尊天也以崇帝也此百王之所同也三代之郊
又以其祖代配者郊以祀又帝又帝之祀配以人帝與
昊天同而爲諸侯之有功德者亦嘗從人帝而祔會焉
此又與昊天異也契稷身爲諸侯雖有功德於民不以
配昊天而專專配五帝者亦以其子孫爲天子可以其
祖配之自不然契稷卽有功德當如句芒后土之屬祔
會於壇安專專配於郊乎此孔子所以歎追祖配天之
爲大孝也鄭王肅之注祭祔互有出入鄭專祔郊之義
而失在祖宗王專祖宗之義而失在祔郊鄭之誤二三
之誤四試盡言之祭祔之言本於國語國語曰祔郊祖

宗報王者國之祀典也如鄭說合祭明堂曰祖宗是五
祀止爲四祀於國語之文未合鄭之誤一也祭法言祖
宗不及明堂孝經言宗祀明堂又不及祖如鄭說文武
共配明堂曰祖宗是兩祀率爲一祀於孝經之文亦未
合鄭之誤二也帝王世次最難言史記堯舜禹稷契同
出黃帝駁之者據潛夫論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嗣姜
嫄生后稷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皞後契爲
顓頊後則二帝三王不一出於黃帝審矣然謂虞出黃
帝夏出少皞非顓頊後又與左傳國語諸文違亦爲未
覈史記舜之父顓頊蓋據左傳顓頊不才子之文也其
實左傳所言不必一也故曰晉書班氏律歷志顓頊

三代而生
鮮近之矣王肅偏據史記以大說其誤一也祭祫禘郊

祖宗以祀典之大小順言之如王肅說禘爲廟祭則郊當在禘上矣申之者謂禘之所及者遠故禘先於郊抑知郊之所及者天天遠而譽近以所及者遠而先言亦當先郊記文何爲禘在郊上乎且如其說禘譽祖文宗武皆宗廟之正祭祀乃於宗廟祭中廟一郊天之祀於譽文武正祭中廟一郊稷之配享何其襍處不倫乎王肅所解未合祭祫本文其誤二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據下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自謂廟禘但如王肅說此爲追祀遠祖於始祖之廟申之者謂契稷諸侯也商周以

爲始祖及爲天子乃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饗禘者
享帝之祭也不爲天子不享祖天子是謂不王不禘抑
知禮言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國之存者爲言如周天子
在魯不享祖文王是也若其國亡君滅則諸侯可以祖
天子如夏亡而杞郊禹是也契稷無父而生傳有明文
欲追始祖所自出亦祭女娥姜嫄而已何必禘饗令契
稷果饗後殷周卽爲諸侯亦當祭饗而大傳又何以云
不王不禘乎如王肅說於大傳之文亦未合其誤三也
且饗無專廟而祭於稷廟俾后稷壓於所尊不享申始
祖之嚴於饗則爲屈於稷則又喪令稷果饗後猶曰配

享如饗非稷祖不幾同夏相之尊祀乎其誤四也祭法之文本國語還當以國語之言證祭法國語云禘郊不過廟廟無嘗不過把握此卽記祭天地牛角餉廟宗廟角握之說則禘郊是祭天也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剗羊擊豕此卽記祭天特性宗廟太牢之說牛羊豕爲太牢於宗廟之事臚言此者明禘郊射牲爲祭天特性也一以禘郊對烝嘗一以禘郊對宗廟與此禘郊對祖宗爲文正同則祖宗之卽爲宗廟可見禘郊之異於宗廟無嘗亦可見故嘗據祭法本文參攷諸說以斷鄭王之誤曰記云禘郊

則知祖宗之爲廟記云祖宗則知禘郊之不必用其姓
鄭尋禘郊之義而失在祖宗其誤二王尊祖宗之義而
失在禘郊其誤四

又案大傳不王不禘自指廟禘如周以文王爲太祖
又太后稷廟以爲祖之所出自禘在后稷廟而以文
王配之故詩序有雖禘太祖之文大傳兩言所出自
茲以其祖言器服小記禘其祖之所出自器服傳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出自均以服制明廟制所出自皆
據一本之親言不指天帝此亦鄭非而王亦未是者

魯郊禘

昔者成王念周公之勤勞而賜之重祭有廟禘無郊禘
廟禘用天子之禮樂以廟周公而其禮器樂舞於周天
子不盡同孔子言旣灌而往不欲觀此儀後世之行廟
禘者敬衰於灌後非言禘之失禮也如禘本非禮則灌
以廟孔子亦當不穢矣孔子廟郊禘不廟廟禘爲
成王所賜郊禘爲後世所僭也先儒有按竹書呂覽謂
郊由惠公僭者惠公敢執天子之使郊必自行之亦有
據詩書頌序謂郊由僭公僭者詩頌明言莊公之子龍
旣廟祀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旣廟日月祀帝配稷實
起僖公究之郊祀或始惠公或始僖公難以所言而孔

子言周道傷於幽廟郊禘起周公之廟則謂侯之敢擅
僭郊祀必在廟屬之後如周平王時秦襄公始備諸侯
伯鹵峙祀白帝之比矣明堂岱詳述魯禮而曰命魯公
吉甫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云云留廟禘之制成
王所賜以廟周公者後人見魯有郊禘明堂岱詳言魯
禮轉未之及因據後吉僭禮屬入於季夏禘廟之上不
知郊以帝配以稷旂旒日月以魯君與上文尊祀周公
以天子禮何涉郊有壇柴陶匏之制下文繢述禮樂器
用何又無一言及此揆之文義毫不相貫屬入之跡顯

然可見且魯郊啟蟄本無孟春日至之郊左傳載孟獻子之言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誌其實也襍記又引孟獻子語正月日至有事上帝七月日至有事太廟此據周郊正之時以為魯禘廟之例獻子欲大其祖與周人郊天對月非言魯郊日至自違啟蟄而郊之語也孔疏謂一
人附說必有一誤
辨詳禮書通故化偽者不察是旨乃據襍記文以羼入之悖甚妄甚明堂述一篇小戴收入禮記本非馬融所增說詳禮書通故後儒誤信孔疏又欲黜之謂此必魯陋儒爲之今細讀其文乃知此篇實係因周古書其化書時魯之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

爲有道之國篇末所云皆實錄非虛誕也陋儒不察又於四代之樂器也下增入魯公之廟武公之廟米廩虞庠頤宮周學等字與上下言禘祀大廟之制亦隔越不貫且武公大武在室以擬周七廟之制是禮樂相變矣武公之廟魏公瀆弑幽公自古見魯世家是君臣相弑矣此皆陋儒增益之過而明堂位實鹵周古書化於幽公之廟非特未見武公在室魏公弑君之事亦實未見僭郊祀帝之舉也或曰祭統言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禘嘗是郊禘廟禘俱成王賜也曰不然社本諸侯常祀非重祭郊固重祭而成王實未之賜也觀祭統下文詳述

禘嘗不述郊社則外祭郊社一語特對文而連及之百學者不可偏舉一文以辭害意必謂成王伯禽敗名教之魁穿窬不戢遂至斬關此亦過矣夫成王所賜曰康周公非敢濫也伯禽所受曰禘大廟非敢越也其後魯君僭用周公之禮羣宮遞用大廟之樂非成王伯禽意也如謂後世之僭竊必由開國之過舉豈魯無重賜後世遂不僭竊乎豈周末列國之僭逆皆開國者聲之乎學者信陋儒增益之文汚穢古賢君過矣誣矣

魯郊月

春秋左氏說殷鑿而郊郊唯在周之三月公羊說郊用

正月上辛定十五季正月改卜牛又月郊三卜之運也
穀梁說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
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鄭康成從公
穀轉卜三正之說王肅從左氏義魯之祈穀與天子同
在啟鑿今以春秋經文核之左傳之義爲長郊用啟鑿
月之辛日不必上辛郊之卜日亦於啟鑿月比旬三卜
不必轉卜三正故春秋書四卜郊又卜郊俱在夏四月
如依公穀義十二月下辛卜郊則三月已四卜矣經何
以書四卜郊於夏四月乎若以所卜正月上辛言則四

月固四卜矣經何以又書夏四月立卜郊乎且郊牛必
在滌三月如謂轉卜三正則周正月可郊滌牛當在十
月其或遲至三月郊則牛在滌六月矣有是禮乎董子
云魯郊不於日至遷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
要三旬禮盡於三也董子謂三旬三卜與大宰職專期
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之文合春秋於啟鑿之月卜從而
郊常事不書宣三季成七季定十二季哀元季之牛傷
改卜皆書春正月在周三月爲啟鑿帝牛必在滌三月
故於正月滌帝牛以待三月啟鑿之郊春秋書此見滌
牛之不敬非誌不時也又僖三十一年書夏四月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左傳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又襄七年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郊祈農事是故殷鑿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寃其不從也蓋帝牛在滌三月謂之牲正月滌帝牛三月下旬其牲已成而始卜郊故社書牲以簪怠慢且見於三月後改卜郊失殷鑿而郊之義也夫魯之始僭郊祀亦必託於為民祈農事今既耕而卜郊并失僭禮之初意故孟獻子云然若又月郊九月用郊尤違殷鑿而郊之義乃不時之大者也或者據明堂达孟春祀帝祿記日至有事上帝以為魯郊在冬至不於殷鑿別有辨

郊祀燔瘞

祭天燔柴祭地瘞皆既祭而燔之而瘞之不在祭初亦不在降神後歆神初觀禮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鹵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以此爲會盟之祭所云禮者謂祭初北面詔明神是也所云燔柴升沈瘞爲祭終而盟又加於壇上而以載辭告焉是也祭天與日皆燔柴祭地與月皆瘞而燔瘞皆在禮神之後故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此祭終燔瘞之著於經注者也孫炎郭璞注爾雅悉宗鄭義初無異辭但燔瘞在祭終而

燔瘞之牛必先預陳其禮故山海經有肆瘞之文郭注云肆陳也先事而陳必須有人守之故周官司巫有守瘞之文鄭注云守之者以祭祀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太之謂未燔瘞必先守而待祭畢則可太亦不必長守也自賀循等誤會此注遂謂燔瘞在祭初皇侃熊安生增成其義以爲燔柴致陽氣於天而神乃降瘞埋致陰氣於地而示乃出於是燔瘞在祭初爲顛撲不破之義而議禮家遂增一大蔽夫又帝三王降天神致地示皆以樂相感召樂也者所以和人神致百物者也虞書云戛擊鳴珠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周官大司樂云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
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又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
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昇
而禮若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可昇而禮則古之降神以
樂有明證矣而謂燔以降天神瘞以致地示此經傳未
之聞者也舊說祭天圓丘不假營兆故曰不壇泰壇周
官謂之兆謂郊祀又帝也兩祭不同而皆有燔柴祭天
卽燔於所祭之丘祭又帝卽燔於所祭之壇初不相假
僭自謂燔瘞在祭初禮又不昇同在一處於是賀循又

生積柴於壇南之曲說而燔柴不在泰壇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圓其說者則又謂有圜丘之祭先至泰壇燔柴殊不思燔柴於壇祭天於丘致神於不祭之處祭神於不致之地彼此牽合終至齷齪皆祭先燔瘞之說誤之也祭天特牲禮有明文燔瘞有牲注有明文燔瘞在祭後尚可謂燔卽用祭天之牲瘞卽用祭地之牲自謂未祭先燔瘞又嫌無牲可用於是賀循等又生燔用左肺之曲說而祭天無全脅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圓其說者則又謂祭天自用特牲燔用求牛殊不思牛入曰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享牛卽在滌三月之帝牛求牛

卽稷牛惟具之時時選用卽謂求牛中亦有燔瘞牛而燔瘞亦斷不枉祭先可以經注祭祀未畢巫守肆瘞之說決之也至賈疏曲解鄭注以為燔瘞在歆神之始下神之後故曰祭禮之終殊不思燔瘞於樂六變樂八變之時下神之禮猶未終如燔瘞於樂六變樂八變之後神已降何煩再用燔瘞以致之此說之最不通者也而陳襄輩乃信其說以為初終皆有燔瘞摸棱兩可尤治經者所不屑辨

明堂

答者黃帝始作宮室上棟下宇以止風雨明堂中有一

殷四面素壁謂之明臺亦謂之明庭周人謂之明堂禹
堂爲合殷之制故黃帝又謂之合宮宮謂之室室謂之
宮故夏后氏謂之卉室禹周人亦謂之太室禹室必重
檐中倍光明故殷人特稱重屋禹以其在國之陽故殷
人謂之陽館以其四達而不悖故唐謂之衢室殷謂之
總街以其大禮通行於此故虞謂之總章或謂之總期
以太室爲宗祀配天之所故唐虞謂之天府又謂之文
祖禹祖周謂之清廟蓋之以茅又謂之茅屋明堂之名
義有如此者明堂有室室殿以戶戶夾以窗其脩廣之
數唐虞以廟制已無攷而三代之制當以考工記匠人

職爲據記云夏后氏卉室堂脩二七言其堂之脩有十四步廣四脩一者又廣其廣四分脩之一尋十七步半二七謂二其七其句法與下三四步四三尺同例四脩一謂四分脩之一其句法與下三之二三之一同例此據世室之全堂爲文而以四面計之者也堂構旣成乃分四隅爲室是謂又室有四隅室而太室祀又帝之位乃分亦有四隅室而十二辰聽朔之位乃定四隅室分於太室室各四步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以脩度之四隅室

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
三尺也不言廣者廣可由此知也此據世室之四隅爲
文而以四方界之若合計其脩廣適合堂脩二七廣四
脩一之數矣記又曰殷人重屋明其屋之高於夏也曰
堂脩七尋明其堂之淺於世室也夏后氏大其室謂之
世室殷人高其屋謂之重屋顧其名可知其義必謂殷
周之堂玄大於夏豈損益之通論哉禹卑宮室庳之云
爾殷人崇之周人擴之斯文質之義也且殷之堂脩七
尋堂之基亦如夏倍之爲十四尋尋方一百一十二尺
基崇三尺階在基內廣六尺若除階六尺言之室尻基

之中實尋方百尺室中七尋實尋方五十六尺周初明堂實沿其制故逸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階廣六尺室尻中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此與殷制正合云六十尺者舉大數約言之也抑亦周初又增益之與嗣後周公作明堂於土中度以筵堂脩七筵廣益二筵亦分堂之四隅爲室室各二筵其制較殷人重屋又大故記言周人明堂東鹵九筵南北七筵與周書不可合一乘殷制一爲新制也匠人職先總記一堂脩廣之制而X室之脩廣又分一堂而別記之可謂至詳且盡說者不察謂X室中有大犧堂可四分之爲九室鄭謂X室中有大犧

堂孔疏又分之爲九室

不知古者分堂隅爲四室遂名中堂曰太

室分之爲又室合之實一堂是一堂有又室之名非又

室外又有太巒堂之偁而可四分之爲四堂故匠人職

記又室不記四堂也太室四達無四方不可設牖戶東

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歛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

此高誘語

皆太室四達之道不可環而障之爲一室亦

不可區而別之爲四堂也唯四隅分於太室有四方可

以設牖戶一室四戶一戶兩窗赤綴戶白綴窗戶高八

尺窗高三尺四室十六戶三十二窗匠人職曰四旁兩

夾窗白盛旁之爲言方也四方謂四隅之有壁者對太

室之無四方言每四方有兩夾如寢廟東鹵兩箱之制
也堂之上四角爲飛檐謂之四阿又化覆檐別設棟以
列樣謂之重檐堂基之高殷三尺周九尺設九階焉南
面三階東鹵北各二階階下又有餘地周之以垣朝會
以處諸侯祭祀以合族屬周垣有四門門有廟堂廟室
取數於正堂而三分之堂之脩廣冗二室冗其脩之一
門冗其廣之一其地在南門外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明堂之制有如此者抑考之禮圓丘所以祀昊天也
四郊所以祀五帝也七廟所以祀祖考也三朝所以臨
臣庶也辟雍學校所以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也又

化明堂者迺以聽月朔朝諸侯宗祀配帝也明堂聽月
朔之禮春尻青陽夏尻明堂秋尻緯章冬尻元堂四仲
尻太廟孟季尻兩偏兩偏雖有左右个之別而統於太
廟太廟雖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目而統於太室左
右个不在隅室四太廟初非分爲四堂也明堂朝諸侯
之禮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九采諸國各有列位以
明諸侯之尊卑其就太也有中階廟者有阼階東者有
鹵階鹵者有門東門鹵者有東門外南門外鹵門外北
門外應門外者其序大也有北面東上者有鹵面北上
者有東面北上者有東面南上者有南面東上者管者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於明堂遂率以祀文王歌清廟之詩其季秋大饗上帝宗祀文王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又歌我將之詩夫祀天神皆在壇而此獨饗諸廟者亦謂明堂爲祭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府者聚也謂天之又帝聚於此也於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明堂之禮有如此者其有制同於明堂而名襲之者辟雍是也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法也禮記昭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曰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雍此以古者明堂辟雍同制漢人又合靈臺謂之三雍哉其名多沿襲而用各有當也其有名同於明

堂而實無與者路寢是也盛德篇曰明堂此天子之路寢後儒申之者謂路寢卽大寢大寢卽明堂其實路寢仿明堂之一面有房無箱制亦不同也其有禮同於明堂而名亦因之者方獄之壇宮是也天子廵狩至方獄下柴望觀矣以壇壝爲宮方三百步四門與明堂之宮垣同諸侯就旂而大與明堂之朝禮同有壇宮而加方明故亦有明堂之名也後人據此遂以方獄明堂之制爲近郊明堂此好異之過也

明堂通釋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以時嘗穀祀於明堂
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阮雲臺據此謂明堂之制
始自神農今據繫辭傳黃帝作宮室棟宇爲明堂之
權輿

易繫辭傳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案此傳承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上古謂
羲農以上後世聖人謂黃帝虞仲翔注是也初學記
引黃圖曰孝武議太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寂等議
曰明堂蓋興黃帝堯舜之世又引白虎通曰黃帝作

明堂以避寒溫與易傳合宇屋之下覆者待止也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太明臺之謙 尸子欲觀黃帝之

行於合宮

文選注

史記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爲

複道 漢書郊祀志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案此黃帝制也廣雅曰堂合殿也

今本脫合字

明堂本合

殿之制故曰合宮中有一殿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

以茅蓋卽淮南子有蓋無四方之說後世明堂之制

昉此明庭猶明廷成伯璵禮記外傳曰黃帝享百神

於明廷是也阮雲臺曰接萬靈明庭卽月令以時祈

祀之始

舊堯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於四極問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

鄭注文祖者又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案此唐制
也文祖爲又府之大名非專謂南面鄭注是也文祖
卽明堂宮垣有四門若復用禮四門之制也賓四門
者擯接諸侯於明堂也闢四門者卽佑明堂因闢四
門以達天下之百目也朝諸侯受帝佑諸大典必於
明堂中行之

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 相謂新論明堂堯謂
之文府府聚也言文帝之神聚於此湖

案此文祖之別名也帝命驗曰文府唐虞謂之天府
則明堂亦有天府之名矣惠定考曰周官有天府乃
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於唐虞也云衢室者取四達
之義

書堯典歸格於羲祖用特

鄭注羲祖猶周之明堂 案此虞制與唐同鄭康成
因明堂有文祖羲祖之偁又有宗祀文王之文遂以
祭法禘郊祖宗爲配食明堂今不從其說故不錄祭

法文

尸子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注張衡東京賦有虞總期

案此藝祖之別名也阮雲臺曰以各禮總於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於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同

攷工記匠人夏后氏卉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又室三
四步四三尺

鄭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
蓋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又室堂上爲又

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
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
蓋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蓋之以三尺中室方四
步其廣蓋之以四尺此五室尻堂南北六丈東廊七
丈案此夏制也漢馬宮說堂脩二七爲十四丈廣
四脩一爲又加四尺蓋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據此
則夏堂轉大於殷矣鄭注訓爲十四步屬假令之辭
亦疑夏堂之過大也隋寧文愷云夏度以步堂脩七
步山東禮本輒加二七讎校古書竝無二字今以漢
馬鄭二注校之記文實俗二七字文所謂古書不知

何本未足信也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必合下三四步
四三尺言之於義乃明說已詳辨鄭解三四步四三
尺於文不順其云南北六丈東齒七丈與上文堂脩
廣數亦不合以又室配又行其方佔依生成數卽今
圖孔翼軒據盛德篇九疇數卽今之洛書改易鄭注不可
信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

鄭注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毒室四戶八窗盛之言
成也以蜃灰塋牆所以飾威宮室案賈馬之徒以
九階爲九等階而鄭易之晉鄭說夏堂崇一尺無九

等階可施也知南面有三者明堂佐篇南面有中階
陛階鹵階之名曾子曰大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
其證四旁兩夾句旁之言方謂明堂四方有兩室夾
其隅也窗白盛句盛德篇曰赤綴戶白綴牖是也文
次兩夾下明隅室有窗戶中不設也盛德篇謂有七
十二牖失其傳矣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爾雅曰門側之堂
謂之壇兩室與門各冗一分案門堂三之二謂門
中之堂鄭注門側涉下爾雅文而誤室三之一卽左

右夾壇對門堂言謂之門側之堂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注其脩七尋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

二尺也又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篋也

案此殷制也八尺曰尋不言廣者與脩同也殷堂

較夏爲大而中室因之不明故必爲四阿重屋以達

其光阿棟也謂別駕四棟爲複檐夏后卉室亦四注

不自殷始鄭注誤

管子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 尸子殷人曰陽館

隋
宇

文
愷傳
居會要

案此重屋之別名也孫淵如曰明堂在國之陽殷曰
陽館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阮雲臺曰說文街四通
道也總街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逸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

室尻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
三尺門方十六尺

藝文類聚隋書文
崔傳御覽玉海

案此周初明堂猶承殷制者也殷堂脩七尋爲丈十
六尺其基倍之爲一百一十二尺攷工記殷人堂崇
三尺此云高四尺者四古作三字蓋之誤也堂基之
方一百一十二尺其高三尺階在基內尻六尺室尻

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爲方百尺其室中之縱橫七尋
實尋又十六尺云六十尺者舉大數約言之也抑亦
堂高四尺室中方六十尺茲周初增翼之制與孔張
軒據此爲成周之制以改匠人文失之矣

攷工記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鹵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又室凡室二筵

鄭駁異義云周人明堂又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
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禮記孔疏云以夏之
壝室墮之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於四隅之室但
文不具目案此周制也周人用夏堂脩二七之制

以作寢廟用般人重屋之制以爲明堂明堂本祇一
堂於一堂之上分四隅室凡縱橫各二筵餘爲大室
之數不言自見非文有不具也孔疏誤矣明堂本祀
五帝之所其堂必分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
定非於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陁鄭
謂五帝各有一室失其義矣

大戴盛德篇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許氏異義曰湻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案其宮方三百
步以明堂周垣言之也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亦同

儀禮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空亦同也盧辨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與湻子說合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七之誤湻子三里外七里內之說卽本此

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尻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尻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尻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尻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尻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尻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天子尻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尻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尻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尻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尻玄堂太廟季冬

之月天子尻玄堂右个

鄭注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賈思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名原其制置不弟又室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室猶是又而布政十二又室之理爲可以安案此聽朔之禮也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太室祀又帝之位乃分故別稱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太室也故又稱之曰太廟古者祀鬼神皆在室其室謂之廟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太廟可也謂之太室亦可也尙書大傳引

用此文而僕仲春尻青陽正室仲夏尻明堂正室仲秋尻總章正室仲冬尻元堂正室是也太室雖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是猶兩偏雖有左右个之分同屬太廟也或者不察於中央設戶牖分爲四堂又室謂之九室又分之爲九室十二堂誤矣或者又疑非堂後室古宮恆制明堂必分九室堂室乃明此戴氏東原說不知古制本多不同或有堂而無室榭序是也或分稱爲室合稱爲堂明堂是也故明堂有又室謂之室可也謂之堂可也夏稱明堂爲壝室周稱壝室爲明堂義各通也如於東鹵九筵南北七筵之中瓜分之

爲九室爲十二堂尋無謹陝已甚不足以享鬼神行
裸獻乎鄭君以九室爲秦制非古制月令所言不並
五室左右个卽太廟之左右偏繹鄭之意一堂之上
爲五室祀五天帝於五室不在堂聽朔於太廟左右
个皆在一堂之上分四方而冗之不在室是明堂祇
一堂五室也賈氏申鄭謂左右个在隅室又分一堂
爲四與秦九室同制非特不合經意并失鄭義矣

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冗卽終月

禮玉藻天子元端聽

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閼門左扉大於其中

鄭注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

堂而聽朔更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
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
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案天子聽朔有
兩禮一在太廟說文閏字注云告朔之禮天子祀宗
廟閏月祀門中是也一在明堂如王祀明堂禮是也
平時王聽朔於太廟閏月太門中太太廟門事畢反
寢自有常祀非終月也周官太史閏月詔王祀門終
月爲王祀明堂禮鄭注韋說不分似非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

案此宗祀配天之禮也或疑人鬼饗諸廟天神祀諸壇明堂爲文王廟不可以祀天帝不知周公爲壇墠以告三主人鬼亦有饗諸野者猶明堂祀五帝天神亦有攝諸廟也且明堂爲祫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則是天神之府非文王之廟也徐邈曰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語辱之

禮明堂位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太三公中階之房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鹵面北上諸伯之位鹵階之鹵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鹵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鹵面北上八鑾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鹵門之外東面南上又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壘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案此朝諸侯之禮也明堂周垣有四門南門外又有應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案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是清廟卽明堂也清廟者清虛之廟天帝之所處也或

以宗祀文王遂謂文王廟非也詩序言明堂之配兩
舉文王不及武王孝經亦同則鄭注文武共之說
可以知其非矣

周禮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儀禮觀禮諸
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加方明於其上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

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

謂墻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墻宮也鄭司農云三成
三重也又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
宮謂墻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王巡守至於方獄之下
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案此方獄之壇墻宮
亦謂之明堂而與近郊明堂迥別鄭注甚明白王炎
文獻志以此爲近郊明堂近儒金輔之汪容甫皆主
其說意好新異非求實是也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周
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萬宮此天子之路
寢也

案此沿明堂之名而亦與明堂異制也蔡邕謂清廟
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異名而同事袁準辨之已
明矣詩曰鎬京辟雍自鹵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順
此卽明堂四達之義蓋古辟雍之制與明堂同故漢
初合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亦謂之三宮然旣謂
之三雍三宮則明堂辟雍靈臺皆在異地非爲一體
亦明矣盛德篇文未可信也盛德篇又謂明堂卽路
徑蓋周衰禮廢學者誤記所聞鄭注亦沿之而多連
繫

逸周書作雒解乃佐又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徑明堂咸

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參複格藻稅設移旅檻春常
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廡應門庫臺玄闢

孔晁注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參棟也
重郎參屋也常參系也複格參芝栱也藻稅畫梁柱
也厥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皆
畫列柱爲文也元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隄謂高
爲之也山廡謂廡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
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隄也 案此以太廟宗宮
考宮路復明堂爲又宮足破梁氏太廟明堂合一之
說宗宮謂亞室考宮謂親廟亢之言梁郎之言廊重

亢重郎謂重屋之制內階謂階在堂基之內不外表也

大戴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明堂月令赤綵戶也白綵牖也二九四七又三六一八堂高三尺尺一丈東鹵九仞仞一丈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

鄭駁異義曰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蓋非古制也及其下顯與本章異案此秦漢明堂之制也其云九室者秦制也分太室爲四堂而專九室也其云九室十二堂

者漢制也又於四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盛德篇上記秦制下記漢制二者不同故鄭謂其下顯與本章異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爲周禮近惠定字申其說不可信也月令春數皆八夏數皆七秋數皆九冬數皆六專以五行成數言盛德篇引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疇數言九疇數甚圓轉學者不可執一論之

受業許克勤
家辰
子全校